

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 2005 年初审通过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 语文（选修）

十九世纪欧美经典小说

选读

山东人民出版社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 语文(选修)

十九世纪欧美经典小说

选读

（美）亨利·詹姆斯著
（英）萨克雷著
（法）巴尔扎克著
（俄）托尔斯泰著

李春生 王灵杰 王燕 主编

王金武 魏玉娟 周立群 叶立文

《名著小典藏美文精选二十》

李春生主编

王金武 萨克雷著 巴尔扎克著

魏玉娟 托尔斯泰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敬 告

对于本教材所使用的文字和图片资料,我们在编写过程中与原作者进行了多方联系,但仍有部分作者地址未详。请原作者见书后,及时与我们联系;并特此致歉!

编 者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语文实验教科书(选修)

十九世纪欧美经典小说选读

山东省教学研究室 编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http://www.sd-book.com.cn>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装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1000mm×1440mm 1/32 印张:7.125 字数:254千字

2005年8月第1版 2005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209-03764-0/G·489(课)

定价:8.78元(复膜本)

著作权所有·请勿擅自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

山东省出版总社教材出版中心 售后服务电话:(0531)82098188

地 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 编:250001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语文实验教科书(选修)

主 编 谢冕 王景华

执行主编 厉复东

《十九世纪欧美经典小说选读》

主 编 王化宇

**编 者 万福成 余国志 王喜刚
王玉强 李玉忠**



编者寄语

现在,让我们走近 19 世纪欧美经典小说。

19 世纪的欧美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名家辈出,名著纷呈,达到了西方文学发展史上的巅峰。我们在这里撷文苑之奇花异卉,擎大师之珍品精粹,组成四个学习单元和一个专题,呈现高山流水,别样风光。

徜徉其间,同学们将跟随大师聆听精彩故事,了解西方文化,欣赏不朽人物,领略世界风情;还将参加一系列自主、有序而又个性化色彩鲜明的活动,与文本对话,与同伴分享,在趣味中学习,在创新中发展。窥其堂奥,可以体味人性的真善美,咏叹个人奋斗的激越和悲凉,可以直面文学艺术所表现的惨淡人生,感悟生命的美丽。

走进《19 世纪欧美经典小说作品选读》,在探求真知中享受快乐,在肯定自我中收获累累硕果,我们将获得精神的愉悦。

目 录

第一单元 体味人性之美

1 爱丁堡监狱(节选) 司各特 3

2 智利地震 克莱斯特 16

学习活动

一 文本诵读

二 鉴赏园地

三 小组座谈会

课外阅读

巴黎圣母院(节选) 雨果 30

斯巴达克思(节选) 乔万尼奥里 42

第二单元 个人奋斗的咏叹曲

3 红与黑(节选) 斯丹达尔 59

4 简·爱(节选) 夏洛蒂·勃朗特 67

学习活动

一 文本诵读

二 创新园地

三 小说论坛

课外阅读

名利场(节选) 萨克雷 86

高老头(节选) 巴尔扎克 99

第三单元 直面惨淡人生

5 包法利夫人(节选) 福楼拜 109

6 复活(节选) 列夫·托尔斯泰 121

学习活动

一 文本诵读

二 鉴赏园地

三 小说论坛

课外自读

艰难时世(节选) 狄更斯 129

昆蒂诺与马尔科 罗维塔 137

第四单元 生命是美丽的

7 热爱生命 杰克·伦敦 149

8 道连·葛雷的画像(节选)
王尔德 169

学习活动

一 文本诵读

二 创新园地

三 小组座谈会

课外自读

萌芽(节选) 左拉 180

宝岛(节选) 史蒂文生 194

活动性学习专题

走进十九世纪欧美经典小说 206

1
第1单元

体味人性之美



19世纪初期的西方文学以浪漫主义为主流，浪漫派文学诗歌成就最高，但小说创作也有着不凡的表现。主要作品有法国作家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英国作家司格特的《艾凡赫》《爱丁堡监狱》、德国作家克莱斯特的《智利地震》、意大利作家乔万尼·奥里的《斯巴达克思》、俄国作家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美国作家霍桑的《红字》等。浪漫派作家善于表现激情，强调对比因素，偏好强烈的艺术效果。喜欢布局异乎寻常的情节、描写异乎寻常的事件、刻画异乎寻常的性格，用夸张手法营造气氛紧张、色彩浓烈的场面。

本单元的文本分别选自英、法、德、意等国家著名作家的经典名篇，以揭示“人性之美”为主题：主人公无不闪烁着崇高品格的光辉，同时又不得不面临失败的痛苦；作家歌颂美好的理想，也将其破灭展示给读者，使我们在受震撼的同时，灵魂得到净化。至于风格的差异，则让我们领略了不同的创作个性与特色。



◆ 司各特

爱丁堡监狱^① (节选)

爱丁堡近郊苏格兰农民丁斯的次女艾菲与侠盗罗伯特逊暗恋怀孕，因情况特殊，私生婴儿不知去向，艾菲被拘入狱并判死刑。但如果犯人的姐姐珍妮证明妹妹曾将怀孕一事告诉过她，那么艾菲就可免于一死，因为法庭并无婴儿被杀之证据。珍妮不愿作伪证，她在判决后历尽千辛万苦徒步去伦敦为妹妹请命，感动了王后，使艾菲得到恩赦。

可怜的犯人在等候会见姐姐的整个早上，心中一直感到说不出来的悲痛、羞耻和恐惧。可是小门一开，她跑去紧紧抱住姐姐的脖子，她的那些杂乱的感情中甚至掺入了欢欣的味道。她喊道：

“我亲爱的珍妮！我亲爱的珍妮！有多久我都没有看见你了呀！”

珍妮也热烈地拥抱着妹妹，怀着一种近乎狂喜的心情；可这是一刹那的感情，它就像从暴风雨的乌云缝隙中偶然透露出来的一丝阳光，转眼间就消逝了。姐妹俩一齐走到破旧的小床边挨紧坐着，相互握住对方的双手，相互看着对方的面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们就

① 选自《爱丁堡监狱》(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二〇、二三、二四章，有删节。陈兆林译。瓦尔特·司各特(1771—1832)，英国诗人、小说家，近代欧洲文学历史小说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有“历史小说之父”之誉。代表作有《艾凡赫》《清教徒》《爱丁堡监狱》等。

这样坐了好一会儿，脸上的欢乐之情逐渐消逝，先是极端沮丧，最后变得苦痛难当，终于又紧紧拥抱而嚎啕大哭起来。

就是那个铁石心肠的狱卒，他一生经历过的都是麻木不仁、昧尽天良的事情，看见此情此景也生出了一点点的怜悯心来。

“你病了，艾菲，”这是珍妮能够开口讲的第一句话，“你病得不轻呀。”

“唉，要是我的病再厉害十倍就好了，珍妮！”艾菲回答，“如果不到明天我就死掉该多好！父亲……可是我已经不是他的孩子了……唉，世界上我什么亲人都没有了！唉，我多么巴望我已经死了，躺在新战教堂母亲坟墓里，躺在她旁边！”

“别这样说，姑娘，”拉特克利夫^①打心里感到应该对她表示同情，“用不着伤心成这个样子。有多少兔子都躲过了猎人的枪弹。吊死不吊死，有了代理人和律师就不必自己再操这份心了，事情总有水落石出的时候。只要把头发梳理一下，你就是个非常漂亮的姑娘了。好看的姑娘会受到法官和陪审团照顾的；不像我这个丑八怪，哪怕偷了跳蚤的一张皮也会被他们给勒死的。”

对这一连串粗鲁的安慰话，姐妹俩没有回答什么。她们无限悲痛，连拉特克利夫留在她们身边都全给忘记了。

“唉，艾菲，”姐姐说，“你怎么连有身孕这样的事也竟然对我隐瞒了呢？难道我只配受你这样的对待吗？哪怕只说那么一句，那么即使我们难过，感到羞耻，也不会让这样可怕的厄运落到我们头上了。”



司各特像

^① [拉特克利夫]监狱狱卒。



“那样说了又有什么益处呢？”犯人答道，“不，珍妮，当我没有按照我折叠的那一页《圣经》的教导去做、忘记我的这个诺言时，一切就已经完了。你看，”她打开那本神圣的书说，“它总是在我面前现出那同一页来。你看，珍妮，那是多么可怕的话呀！”

珍妮把妹妹手中的《圣经》接过来，看见《约伯记》动人的一章里加有命定的记号的那段话：“他削去我的荣光，摘去我头上的冠冕。他在四围攻击我，我便归于死亡。将我的指望如树拔出来。”^①

“道理不是讲得不能再深透了吗？”犯人说，“我的荣光不是被剥夺了，我头上的冠冕不是被摘去了吗？我不是像株连根拔出来的枯树被扔在地上，不管是人还是畜牲都可以任意加以践踏吗？我想起了去年五月间父亲从院子里把一小丛开着鲜花的荆棘拔出来的那件事。刺花一直在院子里，直到牲口把它踩得粉碎。当时我对那鲜嫩的荆棘和鲜花一点也不惋惜，没有想到自己今天竟落到那同样的下场。”

“唉，哪怕你说过一句话就好了，”珍妮又啜泣起来，“如果我能宣誓作证你说过当时身怀有孕，那么他们今天就不可能伤害你的性命了。”

“他们不可能伤害我的性命了？”艾菲显露出有点复苏了的生机来：因为生命即使对于那些感到它是一个负担的人来说也是宝贵的。“谁这样说的，珍妮？”

“这是一位相当内行的人讲的。”珍妮回答。很自然地她不愿意提及诱骗她妹妹的人的名字。

“那个人是谁？我恳求你告诉我。”艾菲坐直了身子说，“现在还有什么人关心我这个可怜人？那个人……那个人是他吗？”

“嗨，行了，”拉特克利夫说，“还让你可怜的妹妹怀疑什么？我敢断定那是罗伯特逊在穆夏特石堆那里教给你的主意。”^②

“那是他吗？”艾菲紧紧抓住这句话问珍妮，“真的是他吗，珍妮？

^① 见《旧约·约伯记》第19章。

^② 在此之前，罗伯特逊曾冒险在穆夏特石堆这个十分僻静荒凉的地方约见过珍妮，见第15章。



噢，我知道就是他，可怜的人呀！我还以为他的心跟石头那样硬呢。而他自己也是有生命危险的啊，我可怜的乔第！”

珍妮听见妹妹对那个造成她的不幸的人还是一往情深感到相当恼火，不禁叫道：

“啊，艾菲，你怎么还能这样来说那个人呢？”

“你知道，我们应当宽恕我们的敌人。”可怜的艾菲神态畏葸、语调低沉地说。因为她的心灵深处并没有把诱骗她的那个人当成敌人，她只是想用关于基督教仁慈的话来掩饰自己的真实感情。

“由于他的缘故你蒙受这样大的冤枉，而你还在爱他吗？”姐姐又同情又责备地说。

“爱他？”艾菲回答说，“要是我的爱情不比别的女子深，我也不会死呆在监狱里了。像我这样的爱情是能够给轻易地抹掉的吗？不！不！一棵树你可以砍倒它，却不能把它扳直。哦，珍妮，请你做做好事，把他讲的每句话都告诉我。他是不是为可怜的艾菲感到难过？”



珍妮与艾菲

“尤菲米娅·丁斯①，”审判长(即主持当日审讯的首席法官)说，他庄严的语气中含有怜悯之意，“站起来，听对你的起诉书。”

不幸的姑娘由于刚才在兵士解押下勉强挤过混乱的人群时被弄得晕头转向，现在茫然地看了周围一眼，仿佛望见一幅从屋顶垂到地

① [尤菲米娅·丁斯]艾菲的正名，“艾菲”是昵称。



面、织着一层层人的面庞的缀锦。她似乎听见最后审判日的吹号声，本能地听从命令地站了起来。

“把头发往后理一下，艾菲。”一个法警说。

她一头光泽美丽的浓密长发散乱地披在脸上，几乎使人看不清她的面容：按照苏格兰的习俗，未婚女子不能戴帽子，而是用一根处女用的带子束住头发，如今她不敢那样用带子束起来。不幸的姑娘听见法警的吩咐，赶快用颤抖的手机械地将浓发从脸上掠开。当法庭里的人（其中一个除外）看见她那虽然清瘦、苍白、苦痛然而十分美丽的面庞时，个个无不充满了同情惋惜之情而开始喁喁低语起来。这种表达了人类所具有的情操的声音，显然使可怜的女孩从开头压倒其他心绪的茫然恐惧中复苏过来，同时由于自己的处境而羞愧得无地自容。她起初狂乱地打量周围的眼睛，如今朝下看着地面；她原来死灰色的双颊慢慢染上了淡淡的红晕；当她在苦痛的折磨下想用那双纤柔的手掩盖住面孔、鬓角、眼眉、脖颈时，无法遮挡的部分迅速地显露出一片绯红。

周围的人都看到了这些变化，都为之而受到感动。只有一个人除外，那就是老丁斯；他在原来那个角落的座位上一动不动地坐着。他在那儿看不见发生什么事情，别人也看不见他；他双眼呆呆地盯着地面，好像已决心无论如何不再看一眼那个家庭耻辱的标志。

“以迦博！”他心中想，“以迦博！我的荣耀离开我了！”

当这个思想闪过他心头的时候，法庭上正在按惯例朗读格式固定的起诉书，详细说明被告的犯罪事实。末了问犯人是否承认有罪。

“我对于我可怜的小孩的死没有罪。”艾菲说。她的凄婉柔和的话音一如她的美丽的容貌使听众无不为之动心。

审判长接着指示律师们对本案发言：就法律观点陈述各自的理由，就事实本身提出各自的证明，各自论述对犯人起诉的情由及为犯人辩护的根据。然后按程序法庭作出初步结论交付陪审团加以审议。

[以迦博]原文 Ichabod，源于圣经：非尼哈给孩子取名以迦博，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以迦博，转义为“荣耀已经离开了”）。见《旧约·撒母耳记（上）》第4章。

公诉人扼要叙述了一再发生杀害婴儿的罪行的情况，指出国家已颁发特别法令，据此对被告要依法制裁。他提到了各种各样的例子，其中许多件的突出特点就是手段的残忍。检察总长最终迫不得已决心严格执行国会为制止此种罪行而制定的法令，以便今后杜绝类似的犯罪行为。

“根据被告本人的口供以及证人的证明，”他说，“她的情况与法令规定相符。根据已经掌握的材料，被告没有把怀孕一事告知旁人，被告本人的口供也承认没有告知旁人。对怀孕的隐瞒构成了本案成立的首要条件。被告供认生下一名男孩。有充分理由可以断定，该男孩如果不是被她亲手弄死，就是在她知道或默许下遇害。不过已经没有必要对被告是否同谋杀婴儿有关或婴儿是否遇害作出确凿证明。婴儿至今无法找到这一事实本身足以使本案成立。根据本法令至为必要的严格要求，凡是隐瞒怀孕并于分娩时不请人助产的女子，都被认为有意害死其后代，因为这是恶意隐瞒最可能产生的结果。如果她提不出婴儿自然死亡的证明或不能将仍然存活的婴儿带来，那么根据法令解释，婴儿必定为她所害，从而应判处她死刑。”

为犯人辩护的是费尔布拉泽，一位颇负声誉的律师；他没有直接反驳公诉人的论点。他承认根据法令规定，本案的确是一桩婴儿谋杀案。

“对诸位阁下来说，”他说，“法律如何规定就如何执行。我承认公诉人有权要求根据法令作出判决。”他接着指出：“不过我希望，为使我的辩护确立，我能提出充分的论据，足以驳倒起诉书中的指控。我所辩护的人经历很短，但遭遇十分可怜。她是在宗教和德行方面受到最严格要求的环境中长大的，是一位高尚纯正的人的女儿，这个人在邪恶的年代由于良心的缘故而成为受难者，从而表现了他宗教信仰的果敢品格。”

戴维德·丁斯听见有人那样提到他，不禁震颤了一下，然后又恢复原来的姿势，面颊埋在手掌中，手肘支撑在法官坐的长凳一角，继续

听审讯的进行。辉格党^①的律师们显出关心的样子，而托利党^②人则轻蔑地噘着嘴。

“可怜的女孩早年所受的教养在阻止她犯罪方面还是不足的。她成为轻率的爱情的牺牲品；根据现在掌握的材料，她所爱的青年虽然风度翩翩，却是个行为不检的危险人物。她得到结婚的保证而失了身。他的保证本来是可能实现的，但由于后来他犯的一次严重罪行，使他受到法律制裁；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随后发生的每一步都充满流血与罪恶的又一事件的序幕，此事的结局还有待分晓。我相信听我说到下面情况的人不会不感到吃惊：失踪的婴儿（博学的公诉人则是说已经遇害的婴儿）的父亲不是别人，而是那个臭名昭著的乔治·罗伯特逊，也是威尔逊的同伙，那个从托尔布斯教堂跑脱的震惊一时的人物，以及我的博学的朋友公诉人深知内情的杀害鲍夏斯的主犯。”

“很抱歉我得打断辩护律师当前的发言，”审判长说，“我要提醒这位博学的先生，你的发言已经离开了本题。”

辩护律师鞠了一躬，又继续往下讲。

“我认为提及罗伯特逊的名字和情况是必要的，”他说，“因为那个人的处境十分有助于说明被告之所以保持沉默的原因，而公诉人十分重视这一沉默，将其认为是有意害死婴儿生命的证明。她没有告诉亲人她失去了贞操。为什么没有告诉呢？因为她天天盼望诱引她的男子会来恢复她的名誉；她知道他有能力这样做，她相信他打算这样做。当她完全有理由希望，只要隐瞒这一过失几个月就能永远将其掩饰过去时，难道我们认为她把自己的丑闻张扬开来使自己身败名裂是理所当然的、说得通的事吗？相反，一个年轻姑娘对于关乎自己名节的大事不轻易信托任何一个揭人阴私的是非婆，难道不是值得原谅的吗？那些出身社会下层乃至出身各阶层的妇女，她们睁大眼睛，竖起耳朵，

① [辉格党]英国国会中的两大政党之一，自由党之前身；17世纪70年代起沿用此名，19世纪中期改组为自由党。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

② [托利党]英国国会中的两大政党之一，保守党之前身；17世纪70年代起沿用此名，19世纪中期改组为保守党。代表土地贵族和高级教士利益。



专爱拨弄是非；对于可疑的事十分敏感，有时对于那些子虚乌有的事甚至都乱加揣测、杜撰。她生气地否认她们的无礼刺探，这难道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地方，抑或是犯了什么罪吗？凡是听了我上述说明的人，凭着他们的良知一定会马上作出否定的回答。我所辩护的人对那些没有必要知道她怀孕的人守口如瓶——要是她不守口如瓶，那是不可取的，不妥当的。”博学的辩护律师进一步说，“然而我必须补充说，在证明本案依法不能确立方面我将完全胜诉，我要证明：她在适当时机和地点，确实曾经向她最信赖的人提到她失身而引起的灾难处境。此事发生于罗伯特逊被判死刑在狱中待命处决之时；这之后他的同伙威尔逊被处死，他本人却意外地逃脱了。那时，以结婚方式挽回名誉的希望终于破灭；同罗伯特逊的结合纵然还有实际可能也不过徒然增加她自己的耻辱。我相信我能证明，只有在那时被告才把折磨自己的危难告诉她姐姐。如果我没有弄错，比她年长几岁的她的姐姐是她父亲的前妻所生。”

“费尔布拉泽先生，要是你真能提出证明……”审判长说。

“要是我真能提出证明，大人，”费尔布拉泽先生继续说，“我相信我不仅在为我所辩护的人效劳，而且也将免除不得不履行崇高职责的诸位大人的最大痛苦，并且使所有在场的人因为目睹被告无罪并体面地免受刑事处分而感到由衷高兴——现在正在被告席受审的姑娘是那样的美丽，那样的天真无邪啊。”

这些话使许多听众颇为感动，他们赞许地低声议论着。

丁斯听到对他女儿的美貌和清白的褒扬之词，不由自主地想抬头看她一眼；但是他冷静下来，又执著地朝下盯视着地面。

“难道提起公诉的我这位博学的同行不也和大家一样感到高兴吗？”辩护律师顿了一下继续说，“虽然他为履行职责而起诉，但我知道，当公正地对被告宣判无罪释放时，我们从事法律的人会比别人更要高兴些。我这位博学的同行在怀疑地摇头，并向我指点他手中的被告口供。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他是说我向诸位大人所陈述的情况同尤菲米娅·丁斯的供词不符。我没有必要在此提醒诸位，即我的辩护